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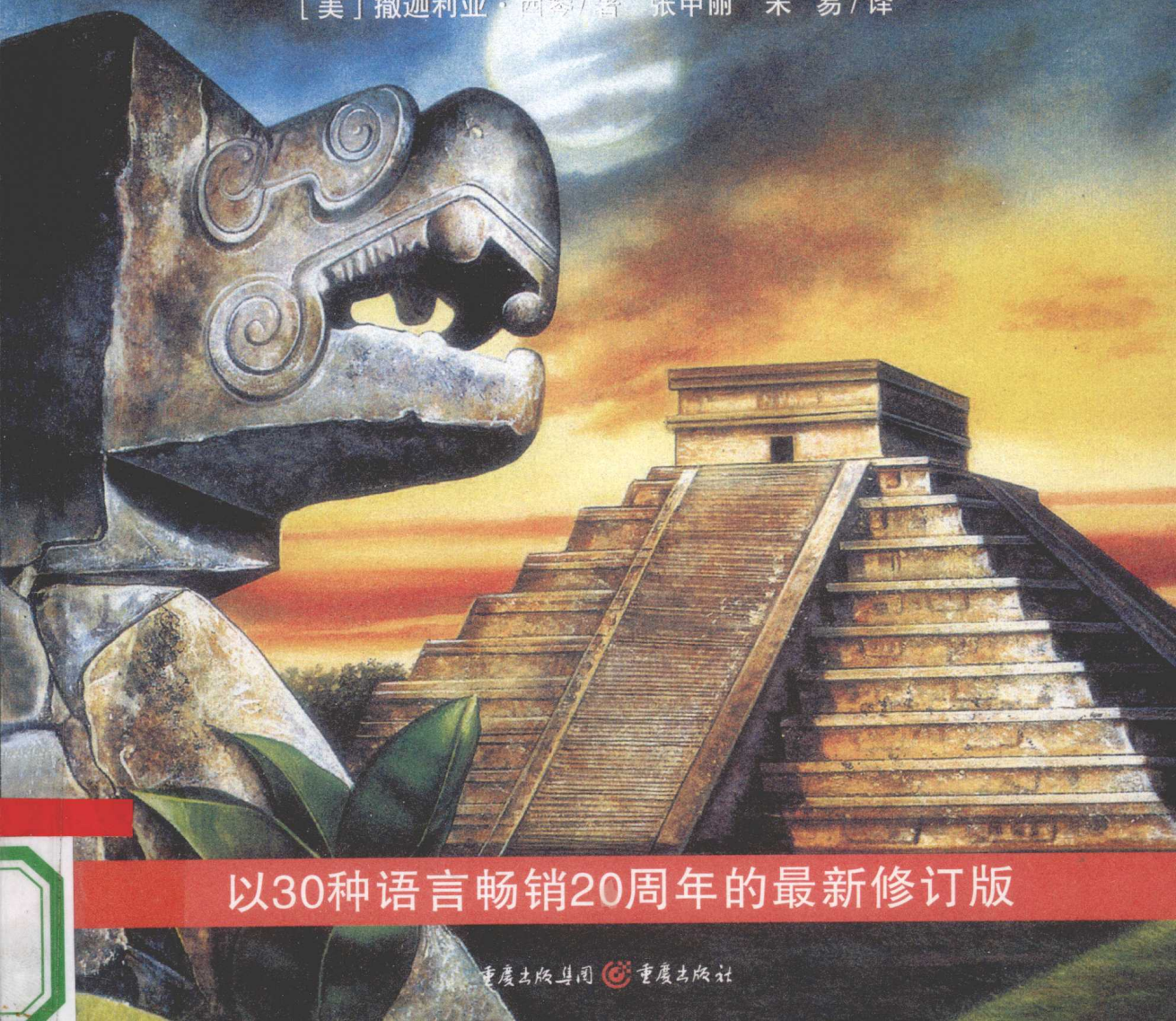
The Earth Chronicles IV  
《地球编年史》第四部

来自美洲的难以置信的证据显示：公元前3000年  
外星巨人用他们的超级文明彻底改变了新大陆

#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美] 撒迦利亚·西琴/著 张甲丽 宋易/译



以30种语言畅销20周年的最新修订版



The Lost Realms

The Earth Chronicles IV

By Zecharia Sitchin

失落的国度

《地球编年史》第四部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张甲丽 宋 易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IV; THE LOST REALMS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2007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ECHARIA SITCH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IG APPLE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7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国度/[美]西琴著 张甲丽 宋 易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6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229-01815-3

I. ①失… II. ①西… ②张… III. ①印加文化—通俗读物②玛雅文化—通俗读物 IV.  
①K778.2-49 ②K73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5588号

## 失落的国度

The Lost Realms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张甲丽 宋 易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太亨 刘 嘉  
责任编辑:罗玉平 装帧设计:味计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北街83号 邮编:400045)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 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 字数:190千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1815-3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 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地球编年史》关注的焦点终于转移到了美洲……而一切依然如此神奇！”

——《灯塔》季刊 (*The Beacon*)

---

✧ 在哥伦布之前的公元前3000年，是否早已有人到达了美洲？他们是谁？从何而来？

✧ 玛雅、阿兹特克、奥尔梅克、托尔特克、印加……这些突然出现并且突然消失的美洲古代文明是一个孤立系统，还是《圣经》中该隐的迁移之地？

✧ 出于对黄金的需求，降临于苏美尔的外星诸神也成为了美洲的诸神？最终，他们又如何把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

---

“出色的学识与完备的证明！”

——《UFO》杂志 (*UFO Magazine*)

“以高度的科学知识完成对美洲史前文明的探索，令人难忘。”

——《科学与宗教新闻》杂志 (*Science & Religion News*)



##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 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末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三十年。而他在这三十年间所得到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

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世末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特拉-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

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三十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三十年前，是另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 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 再版序

《地球编年史》系列丛书的第四部——《失落的国度》，已经成为去“新世界”探访前哥伦比亚文明（pre-Columbian civilizations）的旅行者的一本必备书。它之所以有如此际遇，不仅仅是因为它极其详尽地描述了那里的主要考古学遗址，更是由于书中还创造性地发现并介绍了这些遗迹与“旧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貌似孤立的史前文明其实与我们这个行星上所有神与人的传说源于一体。

就像这个系列丛书的其他几部所遭遇的情形一样，自从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的探索发现和科学进步一直在有力地支撑和增强该书的基本观点和最终结论。关于史前时期的移民潮，人们曾经断言，面对这么多不利条件，最早的移民不可能在冰河时期从北方横跨大陆到达美洲，而只可能从南方乘船穿过太平洋到达美洲。而本书却在一开始就把这条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移民路线视为真实的事件，并指出它渊源有自，是基于中美洲及南美洲古老的传说或神话之上的。后来，那些新的科学发现更加坚定了作者这个长时间以来信奉的人类史前传说。但这些看法或理论对其他一些学者来说，则是将其作为想象出来的神话而没有纳入学术考虑的，而它们实际上是真正发生过的史事，是远古知识在今天的残留记忆。

对于史前美洲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而言，新的发现肯定了它真的存在过，并为新大陆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这些新发现也进一步支持了本书关于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有着千年以上的联系的结论。而且，对于众神体系的身份的重新识别，也确认了两个世界文明的胶着——苏美尔/赫梯文明中的上帝阿达德（Adad）/特舒卜（Teshub），在南美文明中是以印加（Incas）创世神维拉科查（Viracocha）的面貌出现的；而苏美尔/埃及文明中的大神宁吉斯泽达（Ningishzidda）/透特（Thoth），则是中美洲文明中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Quetzalcoatl）。

两个似乎毫无联系的事件最终阐明了我们关于非洲-奥尔梅克（Olmec）之谜的结论的正确性。这使我得以在本书中指出：他们与透特一起，在公元前3113年来到了中美洲。

在2000年，又出现了最新的证据——美国宇航员戈登·库珀（Gorden Cooper）在他的《信仰的跳跃》（*Leap of Faith*）一书中，回忆了他是如何被派



遭到墨西哥，以及他的团队又怎样误入了奥尔梅克的废墟遗址。官方的历史学家因此被召集。“关于废墟的年代，”库珀写道，“可以肯定是公元前3000年。”他曾给了我一段他们探访废墟时的录像，在其中，奥尔梅克文明的年代被再次确认为公元前3000年。

蓄须人（Bearded Ones）——明显是近东的人——的奥秘依旧难解，但他们出现在玛雅（Mayan）时代的结论已经被推翻。也许正是他们将亚特兰蒂斯（Atlantis）的传说带回了地中海地区。如果是这样，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将是人类记忆的反映——而本书也正是如此。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 前言

在欧洲编年史上，新大陆的发现刻有埃尔杜拉多（El Dorado，“黄金国”）的深深印记——即对于黄金的疯狂找寻。但征服者几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不过是在对地球上这片“新”的土地进行重新搜索而已，因为同样的工作在很多个世纪前早就发生过了！

然而，当新的进入者一旦发现在他们之前，财富就已经被触及，则不免沉浸于那些关于贪婪的传说，和对更多无度掠夺和肆意破坏的记录之中。而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旧大陆，在《旧约》中，也有关于那个时代欧洲人遭遇文明时是多么困惑的记载。现在，这一切和旧大陆是如此相似：王国和皇宫，城市和圣域，艺术和诗歌，同天空一样高的庙宇，祭司——以及类似于十字架的象征物和对创造者的全部信仰。最后，还有关于那个须发皆白的大神的传说：虽然他已经死去，但承诺一定会回来。

困扰着西班牙征服者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Aztecs）、印加人的神秘及他们的先祖之谜，在500年后的今天，也依然使学者们以及像我们这样的门外汉们感到困惑。

如何、何时并且为什么会有如此伟大的文明出现在新大陆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我们对于他们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越显现出其承袭了古老欧洲的文明？

答案只能在那些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中找寻，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神话。我们的论点是，地球上确实存在“那些从太空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

而本书再次对此提供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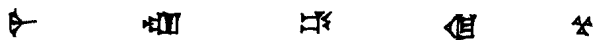
## 目 录

01

再版序

03

前言



第一章	001	理想中的黄金国
第二章	025	该隐的失落国度?
第三章	035	蛇神的王国
第四章	055	丛林深处的天空观察者
第五章	073	飘洋过海的陌生人
第六章	101	金魔棒的王国
第七章	121	太阳仍在的日子
第八章	141	天堂之路
第九章	157	失而复得的城市
第十章	181	“新世界的巴勒贝克”
第十一章	199	金属锭的来源地
第十二章	221	黄金眼泪的神祇

托莱多 (Toledo) 是位于马德里 (Madrid) 以南约一小时车程的安静的乡下小镇，然而任何一个去西班牙的游客都不会错过参观它的机会，它的围墙里仍然保存着富含多样文化和历史印记的古迹遗产。

据当地传说所述，它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由《圣经》里讲到的诺亚的后代所建。许多人坚持认为它的名字来自于希伯来 (Hebrew) 语中的托莱多 (意为“一代历史”)。它古老的房屋和壮观的礼拜堂，见证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化——摩尔人 (The Moors) 的起起伏伏，穆斯林 (Moslem) 的统治以及对辉煌的犹太遗产的根除。

1492年，对于托莱多，对于西班牙以及所有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在那一年，历史延长了3倍。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西班牙——一个地理上称为伊比利亚 (Iberia) 的国家——发生。对这个名字唯一的解释，是只有那里最早的定居者可能知道的希伯来词汇伊比利 (Ibri)。伊比利亚的一些重镇已经被穆斯林占有，当1469年阿拉贡王国的费迪南德 (Ferdinand of Aragon) 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 (Isabella of Castile) 结婚后，伊比利亚半岛里战火不断的列国才第一次得到统一。在统一的10年时间里，他们发动了击退摩尔人的军事行动，使得西班牙团结在天主教的旗帜下。在1492年1月，摩尔人随着格林纳达 (Granada) 的沦陷被彻底击败，西班牙终于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同年3月，国王和王后签署了驱逐令，到那一年的7月31日，所有不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都要被驱逐。还是当年的7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就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的哥伦布，以西班牙的名义出航寻找西去印度的路线。

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号看到了陆地，并在1493年1月返回了西班牙。为了证明其航海成功，他带回来4个“印第安人”。为了给他领导的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探险提供有正当理由的论据，他带来了从当地人以及传说的城市——黄金城获取的大量黄金饰品，那里的人们从头到脚戴着黄金手镯，并用黄金装饰脖子、耳朵和鼻子。所有这些黄金，都来自于城市附近储量丰富的金矿。

在第一批黄金从新大陆带到西班牙后，虔诚的、被人称为“天主教母”的伊莎贝拉命令要精心保管它，并将其赠送给托莱多大教堂，那是西班牙天主教统治集团里的传统所在地。时至今日，当游客被引领参观大教堂的宝库，即一间由深色格纹所保护，充满了几个世纪前捐赠给教堂的珍贵物品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但不能触摸）那些由哥伦布带回来的第一批黄金。

现在广泛认可的是，当年的航海旅行远不止是寻找去印度的新路线。有力的证据表明，哥伦布是一个被迫改变信仰的犹太人；有着同样转变的他的赞助人，应该看到了一个通往自由土地的途径。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有着对天堂之河的发现和永葆青春的幻想。哥伦布自己也只在他的个人日记里，提到过一些神秘的野心。他视自己为有关新时代的远古预言的履行者，而这个时代始于在地球的尽头发现新大陆。

但是哥伦布足够理智地认识到，在他从首次航海带回的信息里，黄金的提及是最受人瞩目的。他坚信“贵族会向他展示”“黄金诞生”的神秘之地，因此成功说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为他的第二次航海提供更大规模的舰队，接着会有第三次。然而，到了那个时候，国王派遣了许多大臣以及随行的人，他们监督并干预着哥伦布这个舰长的行动和决定。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哥伦布被囚禁着返回西班牙的途中加剧，理由仅仅是他曾虐待一些手下。尽管国王和王后立刻释放了他并给他提供了金钱赔偿，但他们也承认，哥伦布是一个好舰长但不是一个好长官，而且很明显，他不能逼迫印第安人说出黄金城的真实地点。

而哥伦布更多地依靠古代预言和《圣经》引文来与之对抗。他搜集所有的资料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预言之书》（*The Book of Prophecies*），呈献给国王和王后。目的是使他们相信，西班牙是注定统治耶路撒冷的，而哥伦布是被上天挑选出来成为第一个发现黄金诞生之地的人，并以之来实现那个目标。

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是《圣经》的信徒，他们于是同意哥伦布再航行一次，尤其是被他声称曾经发现天堂四条河里其中一条河的入海口（现在称之为奥里诺科河 [Orinoco]）的言论所信服；像《圣经》里所说，这些河流中的其中一条叫比逊（Pishon），是围绕着哈腓拉全地（land of Havilah）的，“那是黄金诞生的地方”。

但这最后一次的航行碰到了比以往三次更大的困难和痛苦。哥伦布于1504年11月7日返回西班牙，关节炎使他跛，而且瘦得皮包骨头。还没到月底，王后伊莎贝拉就去世了；尽管国王费迪南德仍对哥伦布有好感，他还是决定，让其他人编写由哥伦布准备的最终备忘录，备忘录里，他编纂了新大陆里主要黄金资源存在的证据。



“伊斯帕尼奥拉岛（The island of Hispaniola）将为你不可抗拒的权威提供所有所需的黄金，”哥伦布就目前由海地和多米尼克共和国分管的那座岛，向

他忠实的资助者保证。西班牙殖民者在那里把当地印第安人当奴隶劳工来用，的确成功地挖掘出大量的黄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的国库从伊斯帕尼奥拉岛运来价值相当于50万枚金币的黄金。

事实证明，西班牙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经历，将在广阔的大陆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短短二十年间，本地人逐渐灭绝或者逃走，金矿也逐渐枯竭，西班牙人的幸福感转变成了失望和绝望，他们在寻找财富的路上变得更加大胆，继而在更多未知海岸登陆。其中一个早期的目的地就是尤卡坦半岛（Peninsula of Yucatan）。1511年，到那里的第一批西班牙人是遇难船只的幸存者；而到了1517年，三艘船在弗朗西斯科·赫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Francisco Hernandez de Cordoba）护航下，从古巴驶达尤卡坦，目的是取得奴隶劳工。令他们惊奇的是，他们竟然遇到了石头建筑、庙宇以及上帝的神像；而对本地居民（西班牙人把他们称为“玛雅”）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西班牙人也“发现了一些他们以前拿到过的黄金制品”。

西班牙人到来的记录以及对尤卡坦的征服，主要基于弗瑞·迭戈·德·兰达（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在1566年写的名为《有关尤卡坦》（*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的报告。迭戈·德·兰达说道，赫尔南德斯和他的伙计曾冒险探秘巨大的阶梯金字塔、动物的神像和雕塑，以及庞大的内陆城市。然而，他们想要抓获印第安人时遭遇猛烈战斗，甚至动用了船上的加农炮。他们伤亡惨重，赫尔南德斯自己身负重伤，只能被迫撤退。但是当他刚回到古巴就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探险，为了那片富饶的土地，更为了黄金。

一年后，另一只探险队离开古巴前往尤卡坦。他们在科苏梅尔岛（The island of Cozumel）登陆，接着发现了新西班牙（1521年，西班牙在美洲设立的殖民地总督辖区）的帕奴可（Panuco）和塔巴斯哥（Tabasco）省。西班牙人这次不仅用武器，而且用拿来交易的众多商品武装自己，因为他们既碰见了有敌意的印第安人也碰见了友好的印第安人。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石制建筑物和纪念碑，触摸了以尖锐的黑曜石为尖端的弓箭和长矛，并仔细观察了人工打造的物品。许多东西是石制的，普通或不太珍贵；其他像黄金一样闪亮，但经过仔细检查证实只是铜制的。与期待相反的是，那块土地里黄金物品很少，而且没有矿产，没有金矿，也没有其他金属。

那金子呢，即使很少究竟在哪里呢？他们通过交易得到了信息，玛雅人说，黄金来自于西北方，那里是阿兹特克的领土，资源充足丰富。

在墨西哥心脏地区的丘陵地带，有关阿兹特克王国的发现和征服，历史上与一个名为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的人有关。1519年，他率领由11支船队组成，包括600名船员、大量珍贵稀有的马匹的真正的舰队，从古巴出发。他慢慢地在尤卡坦海湾海岸前进，停泊、上岸、重新上船。他在玛雅文化影响衰弱、阿兹特克开始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建立了基地，并命名为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此地至今仍然以此命名。

在那个令西班牙人万分惊奇的地方，阿兹特克统治者的使者似乎要欢迎他



们并赠与其精美的礼物。根据目击者博纳尔·迪亚兹·德尔·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在《对新西班牙征服的历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一书中的描述，礼物包括“一个像太阳的轮子，车轮一样大，上面有很多图片，由纯金打造，让人叹为观止，后来有人称了它的重量，说它值一万多美元。”另外一个更大的轮子，“银制的，模仿月亮，惟妙惟肖。”还有一个帽檐都填满黄金颗粒的头盔；由稀有的绿咬鹃鸟（Quetzal bird）羽毛制作的头饰（这个收藏品仍在维也纳民族博物馆里珍藏）。

使者解释说，这些礼物是他们的皇帝蒙特苏马（Moctezuma）献给神圣的绿咬鹃科特尔（Quetzal Coatl）的，实际上，它就是阿兹特克的“羽蛇神”奎扎科特尔（Quetzalcoatl），很久以前因战争之神所迫，离开阿兹特克之地的大恩人。在众多追随者的簇拥下，它前往了尤卡坦，然后朝东走，发誓要在“一苇”

（1 Reed）年它生日那天重返故地。在阿兹特克历法中，所有年每52年循环一次，因此它发誓回归的那个“一苇”年，每52年才会出现一次。在基督教历法中，1363年，1415年，1467年，1519年这几个精确的年份里，它将回归。而赫尔南多·科尔提斯正好于1519年在阿兹特克领域入口东边的水域里出现。科尔提斯像羽蛇神一样满脸胡须佩戴头盔，看上去像要实现那个预言了。

阿兹特克统治者提供的礼物并不是随意挑选的，而是富含象征意义的。提供成堆的黄金颗粒，是因为黄金是属于神的神圣的金属。代表月亮的银色磁盘，是因为一些传说声称，羽蛇神在返回天堂后，把月亮当成住所。羽毛头饰和装饰丰富的衣服是为神的回归而准备的。黄金磁盘则是描述52年的循环，以及标注回归之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历法。目前已经发现这种石制的而不是纯金打造的历法（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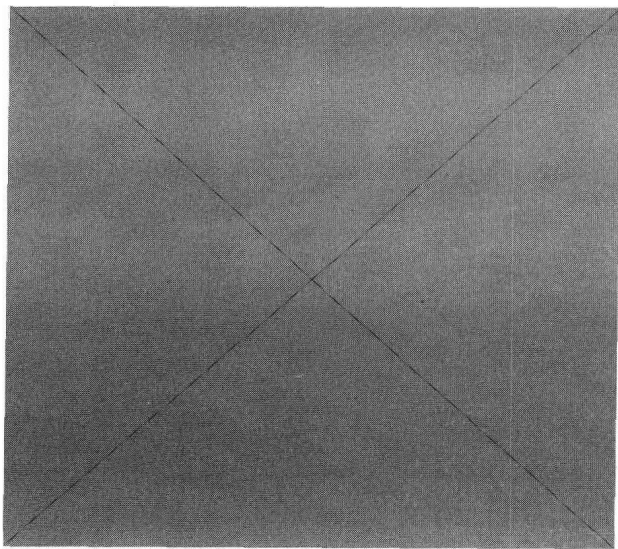


图1

究竟西班牙人有没有理解这些象征意义，我们无处可寻。如果他们理解了，他们也没有尊重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物品只代表一样东西：在阿兹特克帝国里等待他们发掘的大量财富的证据。这些在众多手工珍宝中举世无双的物品，于1519年12月9日从墨西哥运到西班牙塞维利亚（Seville），由科尔提斯指挥，把第一艘运宝船送回了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的孙子查理一世（Charles I）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元首，如古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当时在佛兰德斯（Flanders），所以船只驶往了布鲁塞尔（Brussels）。这些黄金贮藏物除了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外，还包括了许多鸡、狗、虎、狮、猴的金色小塑像以及黄金弓箭。但最令他们惊叹的还是“太阳碟”（Sun Disk），直径79英尺，有四枚金币那么厚。著名画家和艺术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看到这些来自“新黄金大陆”的珍宝时，写下以下一段话：

这些物品都非常珍贵，它们价值十万荷兰盾。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如此让我感到无比雀跃的东西。当我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时，我不由为遥远国度里那些能工巧匠感到不可思议。事实上，对我面前的东西，我再怎么说也是不够的。

但无论“这些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艺术、宗教、文化或历史价值，对国王而言，它们只代表第一和最后一桶金——他可以用这些黄金帮助他镇压内部暴动以及外部战争。查理国王命令，把这些用珍贵金属打造的物品在到港时就融化掉，重新制作成金条或银条。

在墨西哥，科尔提斯及其手下态度一致。缓慢向前推进，通过先进武器或者外交手段以及对方的背叛，扫除一切他们遇到的阻挠。这些西班牙人，最终于1519年11月成功抵达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城（Mexico City）。这座城位于湖中央，易守难攻，只能通过堤道才能进入。然而，由于蒙特苏马仍然畏惧神之回归的预言，他和所有贵族都出来迎接科尔提斯及其随从。除了蒙特苏马穿着凉鞋外，其他人都打着赤脚，在所谓的“白种人上帝”面前显得格外卑贱。国王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欢迎这些西班牙人的到来；那里遍布黄金，甚至餐具都是金制的。他们还参观了一个装满黄金制品的储藏室。西班牙人略施小计，将蒙特苏马抓住，将其囚禁在他们的驻地；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们要求黄金作为赎金。于是贵族们派人在全国收集赎金。他们上交的黄金物品足以装满整个船舱，船员们满心欢喜地返航西班牙（这艘船半路被法国人拦截，于是引发了战争）。

科尔提斯在阿兹特克内部挑拨离间，因而获得了大量黄金，于是他准备释放蒙特苏马，让他继续掌握傀儡政权。但他的副指挥官没有了耐性，导演了一场对阿兹特克贵族以及高官的大屠杀。在这场骚乱中，蒙特苏马亦被杀害，西班牙人

最终获得胜利。由于本身伤亡也很惨重，科尔提斯从城中撤出；在古巴休养并添加了充足的补给后，又经历了许多漫长的战争，他在1521年8月重返阿兹特克。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已经在分崩离析的阿兹特克强行推广了西班牙法例，重约60万比索的黄金被挖掘、抢夺，被融化成块。

当时被占领的墨西哥也是一个黄金新大陆；但是制作、积累这些黄金工艺品长达几个世纪，甚至上千年。很明显，墨西哥不是《圣经》中的哈腓拉之地，特诺奇蒂特兰也不是传说中的黄金城。因此，从不放弃寻找黄金的冒险家和国王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大陆的其他地方。

※

于是西班牙人在位于美洲大陆太平洋海岸的巴拿马（Panama）修建了一个基地，从那里向中南部美洲派遣探险队和代理商。在那里，他们还听说了理想中的黄金国的诱人传说——埃尔杜拉多是一个镀金人，是盛产黄金的王国的国王，他每天早晨用撒满金粉的树胶或油彩涂满全身。仅仅为了重复第二天的仪式，到了晚上，他就跳进湖水里洗掉那些黄金和油彩。他所统治的城市位于黄金大陆，一座湖的中央。

据名为《神奇的印第安人》（*Elejias de Varones Ilustres de Indias*）的编年史里讲，第一篇有关黄金国的详尽报道，是由在巴拿马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船员带给他的，版本如下：根据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印第安人所言，

那是一个充满翡翠和黄金的国度。里面发生的事情匪夷所思：他们的国王脱掉衣服，乘坐木筏到湖中央去向上帝献祭。他高贵的外表布满了芬芳的油彩，披着一件包裹全身的金粉外套；他非常华丽尊贵，就像闪闪发光的太阳。

为了观看仪式，许多朝圣者前往并制作了“大量装饰不同、造型各异的金饰品和珍稀翡翠以还愿供奉”，并把它们扔进圣湖里以表诚心。

另一版本是，据称那个圣湖在哥伦比亚北部的某个地方，全身镀金的国王带着“大量黄金和翡翠”前往湖中央。那里，作为民众使者的人，站在湖周围大声喊叫、演奏乐器，国王把那些送给上帝礼物的宝藏扔进湖里。

还有一个版本，则把那个黄金城称之为马诺阿（Manoa），它位于秘鲁（Biru）——也就是西班牙人所说的秘鲁（Peru）。

黄金城的消息在新大陆的欧洲人里不胫而走，而且迅速传回了欧洲大陆。口述的消息迅速付诸于文字：描述那片神秘的土地、神秘的湖泊、神秘的国度，以及无人见过的国王，甚至每天早上国王镀金仪式的小册子和书籍，也开始在欧洲流传（见图2）。